

诗性泮河秋色里

肖云儒

一阵秋风扫过，落叶追逐着泮水，消逝在渭河平原之上……不要在艳阳烈日之时下去，最好是大地敷着素淡的浅褐色的秋日，你来到泮河两岸，莫名地就有了一种庄重感。你感到了这块土地的沉重，它储藏了诗、礼、乐，奠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几个元素。老夫略有失聪的耳朵，也能隐隐听到《诗经》典雅的吟咏之声，看见了正在进行的礼乐仪式。内心不由得有了遥远而又遥远的回应，那是隐藏在血脉中的记忆和感动！

泮河两岸的这片土地，集中了《诗经》的许多精华之章。据一些专家统计，在《诗经·雅》中，有101篇诞生在泮河两岸，占百分之九十几。《颂》的38篇，有31篇从这里响起来，占百分之八十几。当然，还有《风》。

中国古代，用诗歌收集民间的声音，用礼仪确定社会阶层和人际的秩序，《诗经》是源头之一。乃至由于礼仪发展到礼制、礼治、礼教，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开始探索如何将审美坐标、道德坐标与实践坐标三者合一，整体推行。要不，此刻我怎能在这里听到真善美、诗礼乐的三重唱？

远古生活的卷轴在心中展开。诗和礼，还提供了最早的具有东方色彩的社会管理方案，那就是用诗歌、音乐来柔化礼教，来温情化、文化化礼教。《诗经》所以由诗而成为六经之首，乃是因为除诗歌审美以外，它还参与了规范我们社会生活和个人操守方方面面的秩序。千百年来这些秩序已经积淀为民族精神和文化图腾。周礼周乐的首阶、音律和节奏所蕴含的阶梯意味，既是中国社会层级

划分的一个界限，又是一个“乐化”即柔化的连接。中国古代的法制、刑制由于有了礼教和礼制奠基，又有了诗教和乐教、乐制的熏陶，便多少显出一点文化和温情来。这或许就是马、恩两位西哲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在远古社会，王侯将相、尊长贵人辞世，本是要活人殉葬的，曰“人殉”。后来由于礼、乐、诗对人性的发育，人殉制遭到反对，开始用俑代替人殉葬。再后来，又有人反对殉葬。最讲究礼乐的孔子就反对，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些最早作俑殉葬的人都会断子绝孙的啊。这是孔老夫子的一个人本宣言。这个宣言是背周礼发出来的，你没听老夫子一再强调：“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中国许多文字一经解读，或多或少都潜藏着一点礼教精神。那个“德”字就很符合礼乐之教。左边的双人人和右上的十字，本来画的是一个十字路口，象征百姓的市井生活。中间那个“四”是眼的变形，说的是王者尊者眼里要有民众，要关注市井。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德”字。但眼里有百姓就够了吗？还不够，便又在“德”字右下角加了个“心”字，强调对底层的关注要用心，眼到还要心到。这就是汉语“德”字的涵义。

“六经”和关中地区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诗、礼、乐三经，更是贴近。写《大秦帝国》的陕籍作家孙皓晖，曾经大声疾呼先秦时代（主要是周代）是中华文化的正源，很有他的道理。所以，《诗经》给予我们的远不止诗，更有经，有诗、歌、礼、乐并行的古代社会的生活样态，有东

方文化的生存方式。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来说，这是更为重要的。

你看，《诗经》把泮河一带的风光写得有多美，有的还直接点出了南山。“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说我在南山下行走，采摘蕨菜。“殷其雷，在南山之下”，说天响雷了，就在那南山之下。《诗经》写风光，常常暗传了人的感情。像那首著名的《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过去我来这里哟，依依杨柳一片春绿。今天我来这里啊，却是雨雪霏霏载渴载饥。季节的变换——春天和冬天；色彩的变换——绿色和白色，因诗人的归返而融通一体，在春、冬景色的变换中，传达出游子情绪的变化。你感觉到作者那淡淡的惆怅了吗？他叹惜时光之流逝、世事之变迁，肺腑中弥漫出一种哀伤。这恐怕是中国古典诗歌将生态词汇内化为心态词汇、意念词汇、情态词汇的早期例证了。

《诗经》还写了古人对风雅人生的追求，那是对人生、对自然的一种君子风度。譬如这首《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这茂密的棠梨树你千万不要乱剪乱伐啊，那是周代开国元勋召公待过的地方。以先祖之尊、先贤之教劝诫人们善待树木，保护生态。看起来，这是在说因为人（召伯）才要爱护树，其实这是古诗中人与树互寓的一种手法：像尊重人那样尊重树，像爱护树一样爱护人吧！在天人关系面前，古人何等君子，何等风雅！

《诗经》也描绘了古人对待爱情和家

庭的风雅之情。像《关雎》以雉鸣鸟鸣寄寓君子和淑女纯真的爱恋；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花开灼灼的桃树下，姑娘要出嫁了。你到了新家可要好好侍奉公婆，相夫教子，以宜家室。一幅多么淳朴风雅的风情画！

也有歌吟老百姓风骨的诗句。那首《硕鼠》大家很熟悉了，它极有锋芒地鞭打了贪官污吏。在大雅中还有一首《瞻卬》，痛斥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贤良。甫一开始，便以排句历数周幽王的昏聩、百姓的苦难，最后大声疾呼：苍茫的上天啊，你控制着万物，切莫因为这个人让祖宗受辱，只有悔改，你的后世才能得救啊。（“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那个时候百姓活得何等艰难，没有一点权利，依然忧患恹恹，忧患忧腐，忧天下之不平。他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此风骨令人敬佩！

风光，风骨，风度，风俗，风情，还有风骚——诗歌艺术之美，《诗经》里写到的这些，展开的何止是一轴审美风景图？那是当时社会几近完整的人生画卷，是先民们在艰难中不失优雅地生存状态，其中许多优美的精神质地，营养了我们几千年。

一阵秋风扫过，落叶追逐着泮水，消逝在渭河平原之上……



醉看夕阳

蒲力群

不经意间透过窗户看到夕阳即将落山，急匆匆放下饭碗要上楼顶赶着看日落时，又被某人数落：“天天看有啥意思？不都是一个样吗？你是能看出花还是能看出叶呢？”面对掌柜的既不解又不屑的口吻，最敷衍的应对方式是不恼、不怒、不辩解！

我对夕阳的钟情与膜拜由来已久。若要追溯，应该是缘于上小学时，老师组织的一次上山拾麦穗活动。记得收工时，同学们突然发现西山夕阳映红了半边天，连同我们全身和脚下的黄土地仿佛也被涂抹了一层金粉，神奇得有点魔幻。看大家很好奇，老师就组织我们给夕阳行注目礼。就在我们望着天尽头的夕阳，屏住呼吸等待日落的瞬间，我不禁天真地问老师：“太阳跑到哪儿去了？”老师抚摸着我的头说：“太阳落到山沟里去了！”“那它落下去的时候会有声音吗？”我再问。“会有的，只要你静下心来聆听，就能听到。”老师回答我。

从那一刻起，老师的话镌刻在脑，铭记在心。我常常想象着，日落的声音究竟是怎样的呢？从春暖花开到莺飞草长，再到秋月无声、冬雪无暇，多少个日月轮回与季节更迭里，我曾执着地想要聆听那神圣的日落之声，想象着日落的地方有着怎样的旖旎景色……

长大后，在一个姹紫嫣红的季节里，我与朋友们一起登山远望，领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看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潇洒与豪迈。就在我们眺望山岭沟壑、河流树木、村庄炊烟时，夕阳已近西山。我避开喧嚣，悄然来到一僻静处小坐，屏住呼吸静待日落，期待那瞬间的感动。

不一会儿，夕阳就将西天的云彩涂抹得绯红、橙红、血红，很惊艳，也很壮观。接着，它犹如一颗巨型火球，静静地、缓缓地隐入山后。此时，万物寂静，我终于听到了日落的声音——那是我的心跳声。

很多年过去了，我对夕阳始终一往情深。因了对夕阳的钟情，即便是购房，也首选能观看日落的一方。

如今，虽已年过花甲，每次欣赏、送别日落时。依然会感动。或许是因为年龄与夕阳冥冥之中的内在关联？抑或是因为岁月洗尽铅华后的纯粹？

晚霞渲染下的夕阳从容大气，仪态万千。凝神屏气，我仿佛能听到远山的呼唤，听到夕阳与霞光的呢喃细语，看到若隐若现的白云追逐着那一抹鲜红，甚至隐约听到一声由远而近的叹息。

时光荏苒，霜染白发，那一轮蓬勃的朝阳已经绽放于心灵深处，随着岁月风尘的覆盖，愈加醇香、厚重，唯有静观晚霞、醉品夕阳的痴心不改。那一轮不锈的阳光历经旭日初升的羞涩，走过如日中天的热烈，迈向激情燃烧的夕阳，不正是人生旅程的最好诠释吗？

那日落时的心跳，不正是我曾羡慕古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境界吗？

生活 撷趣



冰清玉洁

李默然 摄

四寻丹霞

张建军

一身汗，一整天。去哪寻个景？好多天这么想。

早晨，阴云满天。想到有本延安文物博览书上介绍志丹县九塔湾村。到那去，正合心意。可是，用高德地图导了一下，需两个多小时。还可以去哪呢？脑海里立刻又跳出了砖窑湾丹霞地貌。从出发地到那里，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好，去。这是我第四次去。

早晨十点，我过了河，进了苗店村。丹霞地貌属于这个村。沿路川道地里玉米林林立，棵棵粗壮挺直，顶端茅戈刺天层的穗子迎风招展。叶子宽大，绿油油，层层叠叠，如健壮的臂膀。中间那饱满的玉米棒子吐出丝丝红缨，养眼招人。

山，迎面而来，川道渐渐变成夹山小路。柏油路走完是石子路，石子路过后是土路。一直走到车不能行的路段，也没有看到丹霞的迹象。

丹霞地貌，你究竟在哪里？石桥边见到两老乡，说这里是金水河，不远就是景区，只能步行走。谢了老乡，我们大步向前走。

这一走就走了二三里。山上林木覆盖，山下绿草铺地，景是不错。车辙里，大大小小的车前草绿茵茵的；高高低低的益母草密集绽放，朵朵妩媚。蝴蝶翻飞，鸟儿鸣翠，好一派美景！

突然遇到淤地坝，一块破损的告示牌挡住了去路：范台丹霞地貌景区尚未开发，区内沟壑纵横，道路崎岖，易引发洪水、滑坡地质灾害，予以封闭！忽然有一种武松看到景阳冈门前榜文的感觉！一笑，我是谁？武二！进，天雨何惧，况不一定有大雨！虎，狼，未必能碰到！

一上一下两条路，左路宽，右路窄。赌一下，左进。

又二里，沟掌到了。又是两条路，丹霞在哪？

恰好，一台抽油机进入眼帘，还有一间铁皮房，颇为激动。喊一声，一位身着橘红色工作服的油矿工人走了出来，用一口家乡话说：“两条路就是两个景区！”他乡遇老乡，一支烟，几句话，关庄老张遇到土岗老郝，谢指点！

终于看到了洞口（看是洞口，其实是峡谷口）：层层白雾从亮晃晃的洞里飘出，四周绿林笼罩，虽昼犹昏。如果没有白雾弥漫，或不知玄机的，怎么也想不到有丹霞石谷掩映其中，也不会去探寻藏匿在绿色里的奇观美景。

进到洞里，抬头望，高处是黑墨绿的树；低头看，脚下是青嫩绿的草，如碎银般的露水很快打湿了网鞋。

越往里走，雾越大，如入仙境。不由哼起了西游记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我使劲回忆着牛魔王、白骨精的洞府叫什么。

峡谷越来越窄，曲曲弯弯，只有60厘米宽的过道向前方游走。上方高不过几米，树木伞一样遮蔽。两侧，石壁森然，曲曲折折，犬牙交错。走歪斜时两肩会碰到石壁。两面石壁一边若凸出一块，对面就凹进一块；这方多出一角，对方就闪进一角。岩壁光滑，用巧克力的丝滑形容再恰当不过。

石壁上布满苔藓与小草，石块脱落的地方露出原始面貌。褐红色，波浪线，

就像一圈圈钢丝绷在上面，弯弯曲曲的，游过来，又游出去。

突然有粗大树根伸出地底，横出挡路，低头钻过，攀援而上，一直走到树根树杈阻挡路面才停下。

一个人游走在里面，感受那幽幽的，雾蒙蒙的，似幻似真的景象。抬头，一线见天；低头，落叶成毯；两侧，石壁千奇百怪。鸟声自上传来，悠扬婉转，平添生机。好一个峡谷，天、地、树、雾、鸟、人六合一的世界。那景象，似山崩地裂而生，风吹雨打磨就。树荫草苔苍秀色，吞吞吐吐雾藏诡奇。声声鸟鸣破沉静，游走其中快意生。好一处洞天福地！不禁大喊三声，但没听到回音。

出来时下着雨。到铁皮房坡下，大声喊老郝告别。老郝坚决用摩托车送我到小石桥边停车处，不胜感激！

雨，大了起来。刚才走的这个是小洞天，另一条路上的两个大洞天今天是不行了。

再见，小洞天！等着我，大洞天！



诗歌天地

窑洞遐想(外二首)

赵秉峰

源自生命的敬佑
那些身着兽皮
草叶遮羞的先民
仰望星空时
想找寻个安栖地方
可遮风挡雨
躲避猛兽的侵袭

散落大河流域
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先民
以更坚固的方式
依山势而掘
挖出自己的容身之地
将日子嵌入山峁里
把生命播进黄土中
开启薪新模式之穴居

窑洞就这样诞生了
这样的居住更安全舒适
一直到今天
仍然有人选择
凿建原始的洞穴
只是赋予它现代意识
衍生出石头箍的民居
区别于远古的先人
我们称之为窑洞

窑洞化作高原的注解
黄土高坡的眼眸
凝视着数千年变迁
几孔冬暖夏凉的窑洞
诠释尽人间烟火
浓缩了男人女人的一生
在那宽展的炕头
人们世代婚娶婚育
安享丰足惬意
喜怒哀乐，繁衍生息

落户黄土高原
张开喇叭口
舒展悠扬的调门
乌黑的喷眼
流动着高原的绝响
你听得出黄土地的粗犷
陕北人的豪情
你听得见劳作一天的喘息
风调雨顺的喜悦

喷呐锣鼓响起
陕北人扭起秧歌
最洒脱率性
男女老少扬眉吐气
红伞头红绸布
红红的腰鼓震天敲

陕北的喷呐
悲伤时把月亮吹弯
高兴时把月亮吹圆
吹出了曾经的苦辣酸甜
吹得光景红红火火
吹得新媳如上了花轿
吹得牛羊遍地撒欢
吹得老人抬上山

喷呐的颜色
被岁月浸染得锃亮
喷呐的奇域
覆盖了南北东西
吹喷呐的人儿呀
忧伤又欢欣
他们把自己融入了曲子
把曲子当成了生活

陕北婆姨

陕北的婆姨
也许最能吃苦
在炕头上生娃
在地里播种收获
双手把岁月摩挲出老茧
抚育成群唱信天游的子女

陕北的婆姨
能纳出好看的鞋垫
能剪出最美的窗花
平日里能把粗粮五谷
做成一道道美食

陕北的婆姨
性格热情似火
爱就爱得泼辣执着
恨也恨得铭心刻骨
面对面睡下仍在想你
舍下身子守你一辈子

陕北唢呐

嘹亮的声音
吹奏了一千多年
沿着古丝绸之路
一路走来
戈壁、荒漠、绿洲
裹挟着劲烈的西风

陕北的婆姨
挺拔结实水灵
肤色白里透着红
毛眼眼照得人心颤
硷畔上一站
就是道迷人风景

一亩闲田

任永红

窗外明月恰如钩，
河边草丛肥牛哞。
一曲秋蝉高声语，
两片黄叶摇初秋。

炊烟袅袅风中起，
衣袖浅浅沾水露。
躬身敬拾黄金豆，
翘首望山翠屏秀。

午来阳光熏蒸烤，
树下清凉当眠休。
谁人识得村夫子，
梦回田间与地头。

一亩闲地养精神，
风雨相伴也无愁。
取得一身情趣在，
但看朝起夕日落。

楊家嶺

